



深圳学人文库

Dialogues with Shenzhen Scholars
(vol.1)

深圳学人访谈录 (第一期)

张骁儒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主编

张骁儒 河北省唐山市人，研究生学历。1983年8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先后在西藏军区、河北省政协、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政府、深圳市政协供职。2012年9月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院长。

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编委会

主编：张骁儒

执行主编：王 军 何文琦

编委：于 雪 王 昉

作者：夏和顺 魏沛娜



深圳学人文库

Dialogues with Shenzhen Scholars
(vol.1)

深圳学人访谈录 (第一期)

张骁儒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试看深圳学派领军者（代序）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编者按：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是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形成文化新优势至为重要，而深圳学人是“深圳学派”的主体，是这项战略的主要实施者。根据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与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深圳学人”专栏，旨在对深圳各学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进行一番梳理和重点推介。

“深圳学派”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历史上，学术向有南北学派之分，而且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南方学术逐渐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致陈垣先生的信中即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寅恪先生所言“南学”即指南方学派，此语看似危言耸听，实则包含了对中国学术走向的基本判断。

深圳，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试管和前沿阵地，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滋养社会文化发展的土壤，而学术自信则是促成社会文化发育成长的阳光雨露。深圳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和发达的城市，作为勇于改革创新先锋城市，作为崇尚平等和包容精神的现代移民城市，作为科技产业强大的自主创新城市，三十多年来始终秉持卓尔不群、敢闯敢试的开拓引领精神，不断形成求学问道的高雅追求，逐步培育出富于创新精神的学术群体。

早在1996年，“文化沙漠”之声尚不绝于耳，虽然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没有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没有应者云集的学术声望和号召力，但深圳人仍毅然提出了“深圳学派”的文化理想，并始终把推进学术文化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令人欣慰的是，“深圳学派”建设如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共识。2010年4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其中专门提出要推动“深圳学派”建设；2013年10月，深圳市委宣传部通过《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旨在深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加快形成培育和构建“深圳学派”的长效机制，繁荣发展学术文化，提升深圳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增创特区文化新优势。

“深圳学派”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陈寅恪先生当年的预言。

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成为市社科院工作重心

一座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定后续乏力，深圳在其经济迅猛腾飞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积蓄文化的力量。眼下，“深圳学派”建设已经上升到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而深圳市社科院（社科联）、深圳大学、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图书馆、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和咨询机构，则是深圳学派建设的基本平台。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社科联主席张骁儒介绍，“深圳学派”建设是近两年来社科院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从2013年起，市社科院连续组织编撰“深圳学派建设丛书”和“深圳改革创新丛书”各十二本，目前已经全部出版，今后还将以此速度推进。市社科院申报的“新兴城市文化流动理论创新研究”被列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围绕“深圳学派”建设，市社科院开展了学术沙龙活动和深圳学人推广活动，鼓励理论研讨和创新，推动深圳学术的发展和社科前沿理论的进步，在国内学术界取得了较好的反响。按高端化、前沿化的标准，市社科院每年举办“深圳学术年会”，打造“深圳的学术嘉年华”，并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学术人才，支持聚人气、

出成果、出人才，鼓励学术创新，推动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创新，促进深圳学术繁荣，提升城市学术对话能力。

张骁儒说，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是提高深圳学术水平的重要凭借，也是深圳学人的共同学术愿望。市社科院和社科联将继续坚持以“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为宗旨，全面加强深圳学术理论研究，系统总结、梳理特区建立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各方面的“深圳经验”，加以提炼、深化和理论提升，持续推出反映深圳学术思想、主张和深圳改革精神的理论精品和学术力作。继续抓好“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的编撰工作，提升编撰质量和水平。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市社科院每年出台“深圳学派建设工作重点”，以保证该项工作顺利向前推进。

前沿性、开创性领域成为深圳学者的优长学科

学派是由于师承或研究目的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学术群体，它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学者构成的。也就是说，在学派建设中，学者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将学术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摆在了突出的地位，提出扩大学术人才增量与盘活学术人才存量并重，提高学术水平与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实现深圳学术人才同时在数量和质量上跨越式发展，快速提升深圳学术团队的实力和整体水平，推动形成结构合理、梯次健全的学术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充实“深圳学派”建设主体。

“深圳学派”有一条重要宗旨就是时代精神。深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产物，深圳又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创造者，时代精神铸造了经济特区的品格秉性、价值内涵，滋养了深圳文化的血气和素质。深圳没有历史积淀，但也解脱了历史重负；深圳没有学术大师，但也摆脱了传统束缚和惯性制约；这座移民城市以其独特的青春气质和包容性形成了其特有的学术特色，尤其在前沿性、创新性与开放性学科方面占据了一席之地。

目前，深圳学界已经开拓出一系列属于自己的优长学科，比如经济特

区理论、港澳台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并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科带头人。历史上的南方学派以重考察实践、立说新颖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学派”可以称为“南学”的典型，也可以称为“今学”。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一些传统的学术领域，深圳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和积蓄，也迎头赶上，培养自己的优长学科，积累了一批优秀学人。比如深圳大学文学院，伴随着深圳大学的成长，实现了高起点、跨越式发展，特别是文艺学、比较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已经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该所连续举办了四届国际新儒学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新儒学专家和学者，从而形成了一个较高水准的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对“深圳学派”的建设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

“深圳学派”建设呼唤学科领军者

但是，无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圳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经济总量居于前列，聚集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学术人才的积聚相比较而言明显滞后。深圳只有深圳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南方科技大学等寥寥几所大学，无法望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之项背，即使与内地众多二线城市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虽然国内不少名校在深圳设有研究院或分支机构，但相对于深圳目前的城市发展规模，其人才力量仍然有杯水车薪之感。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是从事社会科学方面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机构；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是联系广大社会科学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参谋和助手。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1997年正式更名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与社科院合署办公。该院目前有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政法和国际化城市5个研究所，1个编辑出版中心和2个职能部门。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深圳市社科院与建院之初相比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与深圳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比仍显得捉襟见肘。

据介绍，基于深圳的现实情况，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战略是推动形成“小核心大外围”的研究格局：建立高端专业人才认证机制和选拔推荐机制，不断创新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加大本市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力度，使其迅速成长为建设“深圳学派”的中坚力量。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积聚了国内众多精英人才，民间学术力量不可忽视。根据《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深圳未来在引进学术名家、设立特聘研究员制度和增设博士后工作站、积聚高端学术力量的同时，也很重视民间学术人才。张骁儒表示，深圳在建设新型智库时，希望同时能把民间智库建设起来，以便交流合作，吸纳民间专家学者参与政府项目，鼓励并资助他们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自主选题，开展学术研究和著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座城市的学术文化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派的学术人才也有一个成长和积累的过程。“深圳学派”建设正当其时，深圳学术文化的跨跃式发展呼唤更多的学术人才，各个学术领域必将有一批领军者站起来。

目 录

contents

深圳最适合做“现实学问”	
——胡经之访谈录.....	001
儒学复兴未有穷期	
——景海峰访谈录.....	016
校长本色是学者	
——章必功访谈录.....	031
开拓探索审美之谜的新思路	
——彭立勋访谈录.....	043
解析“弹簧上的行政”	
——谢志岚访谈录.....	054
梵典华章谱新篇	
——郁龙余访谈录.....	061
从半坡村到中英街	
——孙霄访谈录.....	074
三十年乡土，二十年乡愁	
——廖虹雷访谈录.....	086
我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感兴趣	
——张一兵访谈录.....	100
知其白，守其黑	
——任志录访谈录.....	115

为构建“文化深圳”大厦添砖加瓦

——杨宏海访谈录..... 130

儒学复兴要走到平民当中

——王兴国访谈录..... 147

在深圳发展出一种新学科

——吴予敏访谈录..... 166

深圳有望产生“问题性学派”

——李凤亮访谈录..... 182

为学术传承盗火、播火、摆渡

——何道宽访谈录..... 199

一心一意就想当特区“史官”

——黄玲访谈录..... 214

一生专注新加坡研究

——吕元礼访谈录..... 229

我更愿意做“入世”的研究

——王为理访谈录..... 243

· 深圳学人之胡经之 ·

深圳最适合做“现实学问”

——胡经之访谈录

受访者：胡经之

采访者：魏沛娜

时 间：2016年1月5日

地 点：深圳市益田村胡经之家中



“善者优存，美者乐存。”已届耄耋之龄的文艺美学家胡经之以数十年的工作生活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理想。胡经之最早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率先开拓文艺美学，是我国文艺美学学科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创立者，被誉为“中国文艺美学教父”、深圳学术文化界的“拓荒者”。在他的美学生涯中，前期着重研究文艺美学，中间走向文化美学，后来，他又更多地投向自然美学。

1984年，胡经之与知名学者乐黛云共同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往来于北京大学、深圳大学之间，1987年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劝胡经之留在深圳大学，为发展人文学科继续做贡献，从此再也没有回北京大学。

胡经之致力于深圳的文化建设，主张研究深圳问题，发展深圳文化。他从北京到深圳之后，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深圳大学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所，使深圳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的重镇。长期担任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深圳市美学学会会长，为深圳的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魏沛娜：您说过，美学真正融入您的人生，是在自己投入美学研究之后，但您对美学发生兴趣乃在年少时，可以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

胡经之：我的老家在太湖之滨，江南水乡，风光无限，引人入胜。少年时常沉醉于审美状态之中而不自觉，实际上已开始了我的审美人生。只是，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审美，更不懂什么叫美学。我年少时最早接触到的美学是父亲买给我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还有“第十三封信”——《谈美》，这些引导我入美学之门。

但是，美学怎样融入了我的生命从而由审美人生走向美学人生呢？这首先要讲到我的出生地。我从小受东吴文化的哺育，1933年出生在被称为“江南第一古镇”的梅村。这古镇地处苏州与无锡之间，现今归属无锡市，成为文化旅游胜地。一条从大运河分出来而东流入苏州河的伯渎港穿过小镇，把苏州和无锡连接起来，鲁迅笔下那样的乌篷船，在这里来往穿梭。这河港之所以古来就被名为“伯渎”，乃因三千多年前来到这荆蛮之地的周太王之长子泰伯，就常在此洗濯，乃泰伯洗渎之港。这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留下了有关泰伯的许多古迹。伯渎港之外，还有宏大的泰伯庙、巍伟泰公墓、鸿山等。我虽出生于梅村，但从小就常在苏州、无锡间行走。我祖籍苏州，祖父在苏州丝织厂里做技师。我父亲胡定一当小学校长，时而在无锡，时而在苏州，在苏州有一套十居室的住宅，一家过着小康生活，不用为生活发愁，读书不为稻粱谋，得以较为自由地发展。我小时候跟着父亲曾到过好几所小学读书，在国学大师钱穆家乡鸿声里读了半年。我读过私塾。在苏州城里，我还读过教会学校，礼拜日还去唱诗班唱赞歌。在无锡读书时，一到放寒暑假，父亲也总要租上一条乌篷船，带着全家——妈妈、弟弟、妹妹，带上无锡的土特产，到苏州城里住上一两个月。所以，我对苏州比对无锡要更熟悉些，体验也更多些。苏州作家陆文夫请我在苏州酒家吃饭时，我半开玩笑说：我是苏州人，却无福在苏州享受；你不是苏州人（他老家在苏北），却能真正享受苏州，我太亏了！他回说：谁叫你不回来。后来，我也常和鲁枢元这样半开玩笑，无非对故乡苏州的一种怀念，忘不了在苏州的美好岁月。

魏沛娜：您在19岁那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是在这一年离开家乡。您还记得再回家乡时是哪一年吗？

胡经之：在阔别了20多年之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回到苏州，不乘任何车，一个人踏着石子路，遍访我少年时住过的好几个地方，勾起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重新体验少年时曾有过的审美体验，思绪万千，感慨系之。在东吴文化的熏陶下，年少时逐渐培育了自己的审美爱好。引起我的审美兴趣的主要有三类现象。首先是自然风光。太湖、西湖、阳澄湖，惠山、鸿山、白丹山，东南胜景，四时常有，湖光山色，山水宜人。其次是风土人情。江南胜地，人文荟萃，吴侬软语，温柔敦厚。更有那些民间风俗、乡土风情，多姿多彩，丰富生动。苏州玄妙观，无锡崇安寺、普陀禅院、灵隐寺，梅村泰伯庙等，儒道佛文化在这里各放异彩。最后便是那吴中文化。附有地方色彩的苏越剧，常锡文戏，评弹说唱，丝竹歌舞，琴棋书画，都在散发着江南艺术的特有韵味。但在这些审美爱好中，最先发生和最感兴趣的还是那自然风光。这，我和古人甚有同感。白居易在《忆江南》中的第一阙就这样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最早唤起他的记忆的，还是那自然风光。可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对自然审美的兴趣，早于对艺术的审美，而且，引发我艺术审美兴趣的，最初也是和自然审美密切相关。我对苏州的园林艺术最为赞赏，因为在这里，艺术美和自然美融为一体，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都是我少时的挚爱。我最喜爱的画，也是山水画。这自然情结，可能在那时逐渐形成了。就在我进入初中之后，开始接触到朱光潜美学。在1946年到1948年，我先是读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是我父亲在苏州给我买来的，后来，我的语文老师何阡陌给我看了《谈美》。我在高中时语文老师陈友梅则让我读了他新买的《诗论》。这样，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门研究美和艺术的学问。其中谈到艺术之美的地方，我感到大开眼界，读起来饶有兴味。但在谈到自然之美时，我就大惑不解，使我感到困惑。按照书中的说法，自然本身无所谓美不美，只有艺术美，没有自然美，自然所以美，那是已经把自然加以艺术化了。自然没有美不美的问题吗？这从此就储存在我的脑海中，开始引发我的美学思考。

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后简称北大）中文系。我一进校门，就被燕园的美景所吸引，那湖光塔影，亭台楼阁，满园散发着古典园林之美。但是，我那时美学思考的重心已转向艺术美。在进北大之前，我教过半年小学、半年中学，教三门课：语文、音乐、历史。我对历史缺乏钻研的兴趣，但对音乐、文学，有一种出自内心需要的爱好。在弹唱乐曲之后，脑海中常闪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乐曲悠扬悦耳，令人赏心悦目，而有的乐曲却枯燥无味，甚至刺耳烦心，令人讨厌？在讲读语文的过程中，也常出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动人心魄，扣动人心，而有的作品却索然无味，催人昏睡？带着这些困惑我跨进了北大，我的目的很明确：我要攻读文艺理论。

魏沛娜：您在国内率先开拓文艺美学新学科，最早在北大设立文艺美学专业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而您师承的是杨晦、朱光潜、宗白华等名家。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开始系统学习和研究文艺美学研究的？

胡经之：我就读北大时，老一辈学者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都研究美学，但我入学时都不讲美学。那时，突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美学被打入冷门，在倡导百家争鸣后，朱光潜作了自我批判。周扬1958年来北大讲课，那时大家才敢真正去研究美学。我是出于个人爱好，出于我自己内心的需要，在1953年开始自学美学，读了辛亥革命以来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美学著作。我最早是看朱光潜的书，他讲只有艺术才有美，大自然没有美。于是我心里就犯嘀咕，疑惑为何大自然没有美，所以我想看书，看看其他人怎么说。那时，我读了二三十本，还是没解决心里的问题。等到周扬主动带了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五人来到北大开设一系列“文艺理论”讲座，主题是“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我才明白，原来马克思主义也有美学，我的研究兴致就上来了。我首先从文学艺术着手。可是，我的兴趣也不光在文学艺术上，我还对大自然、人文现象感兴趣。所以我要进一步从美学观点来看文化现象。最后我又回到年轻时的题目：大自然究竟有没有美？现在还没有哪一种美学理论解释得清楚。我还要继续研究，接下来可能还要继续写文章。

魏沛娜：杨晦、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几位先生对您各有怎样的影响？

胡经之：那时，北大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没有开任何美学课程，只有一门《文学概论》，在中文系开设，授课教授是系主任杨晦。我入学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文学概论》，而且，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从此开始了我和晦师三十多年的交往。杨晦谈文学，向来不从现成的抽象理论出发，而是从他自己对文学现象的分析理解出发。那时，苏式理论还没有在课堂上出现，《文学概论》既没有教材，又无统一的教学大纲，全凭杨晦说自己的文学体会。他从文学现象本身的事实出发，分析文学和文章的异同，区分以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以及使用语言本身的艺术，文学创作的不同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什么特点。特别是，他后来说到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时，又提到了他在《文艺与社会》（1947）中所用的比喻：文艺好比地球，社会好比太阳，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又有自身的旋转，文艺也就既有公转律，又有自转律，文艺就要把他律和自律统一起来。这一比喻给我极大的启发，为我以后从美学上研究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他考察文学，先从分析现象入手，经过理论分析，最后又要回到事实上来，这种方法也吸引了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听苏联专家毕达可夫讲《文艺学引论》，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听哲学课，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既定概念出发，推演出抽象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再推演出各种意识形式：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这里只有公转律，却无自转律，可文学艺术究竟为何物，还是不知所云。所以，当了半年马列主义研究生，在1956年杨晦开始首次招收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时，我还是赶快回到杨晦门下，有四年时光专心致志地研究文艺学。

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一种复杂现象，应该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哲学的、社会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运用。我读过朱光潜的《诗论》，他从美学角度解读古典诗词，很吸引人。听说朱光潜在北大，尽管他并不开课，我在进北大当年冬天就到他家里拜访，后来在燕东园又成了多年邻居，请教的机缘更多。入北大第二年，1953年初春，我又在未名湖认识了常来散步的宗白华。这位从常熟出来的吴中老乡，因院系调整从

南京大学调入北大哲学系作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不教美学了，但一交谈就又谈到美学上去，由此我读了他过去所写的美学、文艺学著作。结果，我对宗白华的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觉得他对美的阐释，较符合实际，我的审美体验和他比较接近。1957年春，学界争论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高尔泰《论美》力主美是主观的，乃人的主观判断。宗白华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看法：“当我们欣赏一个美的对象的时候，比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这话的含义，是肯定了这朵花具有美的特性、价值。”后来，他在《美从何处寻》一文中说：“美有艺术的美，自然的美。从美的客观存在来说，是不依意志为转移的。美的对象（人生的、社会的、自然的），这美，对于你是客观存在。专心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我很赞同他的见解，说得投机，话语自然也多了起来。我们之间，常可以作自由的、随意的、放松的交谈。

在北大期间，我还和另两位美学家蔡仪、王朝闻有了学术交往。蔡仪是我导师杨晦的好友，在沉钟社时就交往密切。北大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所长郑振铎、何其芳把蔡仪从中央美术学院调来创建美学组，就住在燕东园，和杨晦邻居，我也就得以认识了，并读了他的《新美学》《新艺术论》。他也是从美学观点来阐释文学艺术，突出了文学艺术要创造典型，很有道理。但他把美归结为物种的典型，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王朝闻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新中国第一本《美学概论》的主编。在《美学概论》编写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晚饭后就常去颐和园漫步聊天。王朝闻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有说不完的话，面对什么人、物、事，他都能做出美学的评析。他的审美感、艺术感之敏锐，实在惊人，使我敬佩得五体投地。对于曾经热衷于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争论，他兴趣不大，因为这解决不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复杂现象。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使我永远不忘。后来，我主编《文艺美学论丛》（每年一辑），就请了王朝闻、宗白华两位师长当顾问，王朝闻主编《艺术美学丛书》，他邀我为编委。我到深圳大学之后，第一位请来讲学的，就是王朝闻。深圳市成立美学学会，选我当会长，我立即聘请王朝闻为名誉会长。